

我 爱

- 悄悄的一线光
- 小人儿
- 一个夏天
- 我爱，我不爱
- 圆舞

亦舒 / 著



亦
舒
最
新
作
品
集

我爱， 我不爱

亦舒一著



海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爱,我不爱/亦舒著. —海口:海南出版社,2003.10

ISBN 7-80645-893-X

I.我… II.亦… III.作品集-当代-中国 IV.1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48704号

我爱,我不爱

作 者: 亦 舒

责任编辑: 陈飞扬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

邮政编码: 57021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 海口人民印刷一厂

出版日期: 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516千字

书 号: ISBN 7-80645-893-X/I·77

定 价: 25.00元

目录

YISHUZUIXINZUOPINJI



悄悄的一线光 1

我爱,我不爱 124

小人儿 244

一个夏天 368

圆舞 426





悄悄的一线光

1

广田知道什么叫作穷途潦倒。

她已不能负担生活费用。

女儿绵绵只得两岁大，刚会走路，她已经把保姆辞退，仍然入不敷支，帐单象雪片似飞来，付了这叠，那一叠又来了，广田疲于奔命。

家居开始肮脏，广田外形渐渐邋遢，孩子身上有股味道。

广田觉得她应付不了。

她向娘家求救。

抱着幼儿到父母家，事前已与他们通过电话，说有事商量。

到的时候天还未黑，父亲一贯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，头都没抬起来看她。

已退休的老父有两张床，白天躺长沙发上整日瞪着荧幕，不言不语，晚上回到睡房，那里有正式睡床。

旁人来了，只得站着，或是坐椅子。

广田的母亲异常紧张生硬，“有什么事？”

广田一看情形，就知道免开尊口，一切无望。

可是母亲还这样说：“你父亲听见你要来，立刻同我说：她有事找人商量，你可以帮她便帮她，你若不能帮她，叫她走，千万不要叫我，与我无关。”

广田听得呆了。

她定定神，“呵，我是找你们商量，绵绵要读书了，是学中文呢，还是注重英文？”

她母亲见是这种问题，忽然松了一口气，脸上绷紧的肌肉十分戏剧化地松下来，“原来是不相干事，吓得我，嘴巴干的像铁皮。”

广田羞愧，令亲生父母见了她如见鬼魅一样，一定是她的错。

她轻轻站起来，“我走了。”

他父亲忙不迭自沙发里跳起来替她开门，恭送她离去。



广田轻轻抱起女儿，走到门口。

她茫然想，将来，把这段情节写进小说去，读者会相信吗，读者能接受吗。

街角面包店有人排队买出炉面包，香闻十里，广田不由得也去轮队，她买了一只面包，给绵绵吃，找到公路车站，回自己的家去。

到了家，斟杯水给小孩，她拨电话给表姐广泰。

广泰那边可以听到水声哗哗，她一边说话，一边洗碗，也是个内外兼顾，分秒必争的家庭主妇。

“你也是，竟企图向两老借贷。”

“是，是我的错。”

“对老人来说，那一点节续即是命根。”

广田不出声。

“你究竟什么光景了？”

广田答：“很窘。”

“当初叫你不要嫁洋人。”

广田垂头。

“你不听，叫你不要做女作家，你又不听。”

“是，是我自取其辱，自掘陷阱。”

“那人回澳洲老家去了，君在何方？悉尼？柏斯？抑或堪培拉？”

都被他们说中了。

“稍微有脑的人都劝你这条通往死亡谷的路不可走，你偏偏不信。”

广田语塞。

半晌，她说：“我父母从来没问过我女儿叫什么名字。”掩着脸，觉得彻底失败。

“你本来想与二老商量什么？”

“想请他们代管孩子，让我出去工作。”

“你真异想天开，他们对那洋人深恶痛绝，怎么会替洋人带孩子。”

“可是，那也是我的孩子。”

“他们对自甘堕落的你更加厌恶，在亲友面前无法抬起头来，人家女婿女儿住大屋开大车，假日带了司机女佣水果糕点回娘家，你又提供什么服务？”

“广泰，给点鼓励好不好？”



广泰叹口气，“我上星期见过广超，才说起你，真不知你怎样才可以自这个无底洞里爬出来。”

到这个时候，广田发觉她又一次愚蠢地找错对象，只得说：“绵绵哭了。”她挂了电话。

广田用手掩着脸。

少年时，四个表姐妹数她最聪明漂亮，她念英文学校，她们三个读中文。想真了，她们从来都不大喜欢她。

今时，王广田电话一到，都猜到她不是想借就是想躲，匆匆打发她是正经。末路了。

孩子累得睡倒在床角。看样子，她得走最后一步了。

她累极，不吃喝，熄了灯，睡觉。

第二天，王广田抱着女儿到政府部门去申请救援金。柜台后的公务员板着一张脸，以事论事，像是对王广田这种社会渣滓早以生厌。

“单身母亲？丈夫呢？”

“不知所踪，遍寻不获。”

上一次打长途电话到悉尼寻人，朋友在那边对妻子说：“又是那女人来找丈夫。”非常厌恶的语气。

短短三年间，王广田从一个有前途的新进作家沦为弃妇，人见人怕。

最坏的地方是，她已经习惯忍耐这种脸色。

忍气吞声，最终变成社会的脚底泥。

走错一步。

不不，两步三步无数步，做什么写作人，应当去教小学，收入稳定，职业高尚。

广田的头越垂越低。

那政府公仆忽然说：“天气凉了，孩子应添件衣服。”

广田诧异抬起头来。

什么？还有人关心她？

对方继续说：“才二十出头，大把前途，切莫心灰，江湖救急，过了这一段困苦时期，大可东山再起，找份工作，发奋向上，扬眉吐气。”

广田愣愣落下泪来。

这好比横风横雨，衣履尽湿的时候，有人借伞替她遮一遮。

她点点头，“谢谢你。”



那公务员又低下头,不再言语。

原来是一个冷面热心人。

广田抱着孩子回家去。

电话录音里全是房东留言：“王小姐，欠租可以缴付没有？已经三个月了，切莫叫我召警，付不出请尽快迁出。”

广田忽然微笑。

她推开窗户，旧型屋村四邻都在装修，碰碰彭彭，不住敲击，吵得不能宁神，但是绵绵却一声不响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不管其它，真是奇怪的孩子。

她会说话了吗？不知道，广田没有心思同她讲故事或聊天，只让她蹲在地上一个人玩。

这样下去，母女真会死在一堆。

就算再站起来，不知要挣扎多久，才能走出这死暗的幽谷。

广田有点讶异，是怎么落得如此田地？

忽然，她吸进一口气，走进浴室，放一缸温水，把女儿放进去，跟着自己也踏进浴缸，与幼儿一起洗澡。

肥皂都薄了，找不到新的，洗头水只剩一点点，没有干净毛巾，这头家，年久失修。

一切杂物用品，都需不停的、恒久地自超市拾回应用：卫生纸、洗衣粉、牙膏牙刷。

做人真烦。

小小绵绵浸浴有说不出欢喜，帮她擦干身体，看上去判若两婴，她皮肤雪白，双眼晶莹，头发泛着金光，不折不扣是个漂亮的小小混血儿。

广田同她说：“妈妈没钱了，山穷水尽，油尽灯枯。”

在抽屉底找到最后一套小衣服帮她换上，呵，太小了，孩子不停长大，衣服鞋袜要不住更新。

母女坐在杂乱客厅中央。

广田问自己：“现在，又做什么好？”

吃面包度日子已有多月，幸亏今日面包牛奶售价廉营养高，并无不妥。

她用手撑住头，把女儿放到托儿所吧，放弃写作，找一份工作，无论是接线生、售货员、快餐店都好，搬到租金更加廉宜的地方去。

电话在这时响了。

广田吓一跳，谁？莫非又是房东追债？



这样逃避真不是办法,她鼓起勇气,拿起听筒,打算再恳求宽限。

是一个陌生但和颜悦色的女声:“是王广田小姐吗?”

广田如惊弓之鸟,“谁,什么事?”

“王小姐,我叫许方宇,是承德浩勋律师行的代表,我本人也是一名律师,受当事人委托,想来探访你。”

广田糊涂,“律师,找我干什么,因为欠租?”

“不不,我来看看你需要什么帮助。”

“帮助,需要?”广田听在耳中,像是听到陌生的外语似的。

“我就在附近,十分钟后可以到府上,方便吗?”

“你当事人是谁?”

“这点恕我不能透露,他坚持隐名。”

广田问:“你愿意帮助我?”

“正确。”

“我在家等你。”

放下电话一看,绵绵抱着一只小皮球睡着了。

因有客人来,广田才发觉家里是何等脏乱。

茶杯都没有,茶叶罐空空如也。

咖啡、黄糖,早已用罄,拿什么招呼人客?

听她口气,一上来就用帮忙二字,又好象对她的情况甚有了解,算了,出丑就出丑吧。

不到十分钟,就有人按门铃。

广田去开门。

本来应当提防陌生人是好人还是坏人,不过广田已经没有选择,她急需同情。

她请客人进来。

许律师有一张秀丽的鹅蛋脸,穿浅灰色套装,带珍珠耳环,微笑可亲。

她一手拿着公事包,另一手捧着热咖啡及松饼。

她笑说:“你好,我可以叫你广田吗?”

比广田所有朋友都亲切。

她走进小公寓,并没有大惊小怪,像一切都在她医疗之中,她坐在沙发旁,看见小孩。

“嗯,这是小绵绵吧。”



“是。”广田垂下头。

许律师轻轻除下羊毛披肩,小心盖住孩子。

“来,我们谈谈。”

广田轻轻问:“谈什么?”她无奈地摊摊手。

“广田,你是一个写作人。”

“是,我挣扎三年,尚未成名,作品极少发表,退稿频频。根本不能赚取生活费用。”

“可是,你一直在写?”

“是,我喜欢写作,把心中要说的话全写出来,我就高兴了。”

“你用手还是用电脑打字写原稿?”

“先用手做笔记,然后打字,但是我需照顾幼儿,根本抽不出时间打字。”

许律师说:“但是你一直有动笔。”

“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写写,所以你看,我的家像狗窝。”广田羞愧。

许律师一边喝咖啡,一边拍拍广田的膝盖,“下次你来我家,我男友说是对知识分子一种侮辱。”

广田呆呆看着许律师。

多年没有人与她平起平坐地好好说话,广田有点心酸,人的际遇一差,亲友像见到瘟疫,争相走避,谁会坐着与她称兄道弟。

这时,许方宇问:“我可以看看你的原稿吗?”

广田羞涩,“这——”

许律师给她一个鼓励的微笑。

广田吸进一口气,走进房间,捧出两只鞋盒。

她坐到许律师面前,打开盒子,里边全是一叠叠原稿,虽然杂乱,可是顺序、每张纸上都有编码。

许律师啊一声。

广田轻轻说:“原稿不获出版,没有读者,只是一叠日记。”

“这些都是散文?”

“不,我不喜写日记,这是两部小说。”

“长篇小说?多少字?”

“约共三十余万字,陆续写了三年,怀孕期间,结婚离婚之际,每天都写了又改,改了又写,从未间断。”



“嗯，是什么题材，是否爱情故事？”

“不，是侦探小说。”

许律师大表诧异，“什么？”

广田原来灰暗脸色忽然添增一丝亮光，“主角王绵绵是一个拥有特殊异能的十二岁女孩。”

许律师发愣，“你写儿童故事？”

“为什么不？孩子们除出孔融让梨及孙叔敖与两头蛇还需要其它故事，西游记与封神演义又太过深奥。”

许律师看到这个身处困境的单身母亲整张面孔都亮起来。

她不由得感动。

一定是真心热爱写作，才会有这种表现。

她问：“我可以读这个故事吗？”

“这里，”广田说：“这一章已经打好字。”

“主角叫王绵绵，和你的女儿同名呢。”

广田答：“正是。”

许律师读了起来，头三行字便吸引住她：文字清浅，但情节紧张。

广田趁这个时候，把杂物略为收拾，可是门铃急促尖锐响起。

广田知道这是谁。

可不就是房东颜太太站在门口，一看就知道是要给王广田看颜色。

“王小姐，好付房租了。”

广田不出声。

“欠了三个多月了。”

广田叹口气。

“我们房东也要吃饭。”

“我今日坐在这里不走了，你好歹开张期票给我。”

许律师捧着小说正读得津津有味，忽被嘈吵声骚扰。

“什么事？”她站起来问。

颜太太大喜，“呵，你有朋友在此，好极了，她或许可以帮你，王小姐欠租不交。”

广田窘得双眼发红。

许律师笑笑，“欠多少？”

“三个月，每月两万二千。”颜太太神气地把头一仰。



许律师一声不响打开公文袋,取出支票簿,写了数目,签好名字,交到颜太太手中。

“三个月欠租,兼三个月预缴,一共十三万二千,你看清楚数目可以走了,别在这里嚷嚷,现金支票由律师行发出,你小心立刻到附近银行存入。”

房东意外地愣住。

广田更是目瞪口呆。

许律师回到沙发上,捧起小说继续细读。

颜太太收了租,顿时和颜悦色起来,“哟——”她自己打开门走了。

广田像童话中遇到神仙搭救的樵夫一般,呆呆站在一边。

忽然小孩醒了,要妈妈抱。

许律师已读完一章,抬起头来,满面笑容,“写得奇妙之至。”

“谢谢,你是第一个读者。”

“可是儿童读物始终销路有限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“我替你拿达到出版社去试一试。”

广田张大了嘴,“你是谁,你的当事人又是谁,为什么这样好心?”

“广田,坐下来,请让我替你稍作安排,我会派一名秘书来帮你,另外,你需要清洁打杂女工及保姆各一名,那样你才可以有时间把鞋盒里的故事整理出来。”

她取出手提电话,说了几句。

“他们三十分钟后就会到你家报到。”

广田落下泪来,她不相信这是真的。

“像做梦一样,你到底是谁?”

她重复一次,“我是许方宇律师,受一位人士委托,特来照顾你。”

“可是为什么呢?”

“他不愿意透露。”

广田嘘出一口气。

“小孩似乎十分肚饿,你得喂她。”

广田到厨房去找食物。

许律师在茶几上看到一大叠十多张帐单,全部紧急红字,看样子再不缴水电立刻就要剪线。

她取出自己的名片及一叠现金钞票,放在帐单之上。



“秘书叫李和，是我得力助手，暂时来帮你处理杂物，他很细心能干。”

广田答：“我只有债务。”

许律师侧头想一想：“这是谁说的，一个女作家最烦之处便是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工作室，即是要付房租。”

广田顺口答：“鼎鼎大名的葛妹史丹，说‘这朵玫瑰像所有玫瑰一样只开了一个上午，那位。’”

“广田，过了今日就好了。”

门铃一响，广田去开门。

只见一个健壮的年轻男子站在门口，他不算高大英俊，可是却有一股英毅之气。许律师在身后说：“李合，进来。”

广田无地自容，抱着孩子，不想再让别人看到她的窘境。

许方宇像是完全明白，她的手搭上广田肩上，“放心，李合是好兄弟。”

广田两只耳朵烧的滚烫。

跟在李合身边的是一名保姆及女工。

许律师说：“让我介绍两位经验丰富、做事负责的阿婶，保姆叫富嫂，打杂叫顺姐，好，开始工作。”

富嫂接过孩子一看，立刻知她肚饿，她带来一大篮食物及婴儿用品，立刻开工。

广田觉得自己像第三世界贫童遇到联合国救援部队，实在忍不住，站到一角，抱着双臂，看着街景，默默流泪。

只听得那年轻人李合说：“大厦拥挤嘈吵，不适合写作。”

“那么，劳驾替她找个清净的书斋。”

广田哽咽着低声说：“不不，这里已经很好，即使写不出，也不能再抱怨。”

“我们会替你安排，你爱写，那么，除出写，就不必理会其它事。”

李合打开自备的手提电脑，拨到银行，把所有帐单自动转帐，十分钟做妥。

接着，找到超级市场及儿童用品公司，保姆把所有需要的货名及单位告诉他，他一一打进去。

看得出是大才小用，平时他处理的必然是千万单位的货物，可是像所有人才，做琐碎工夫亦赴全力。

他们三人都很静，工作效率也高。



广田轻轻问：“许律师，有什么代价？”

许方字答：“无价。”

“毋需我交出灵魂？”

许律师嗤一声笑，“商务都市中灵魂污秽及春节的均一分钱一打，要你灵魂做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这样帮我？”

她摊摊手，“我们受人所托，但是我想，要帮便帮得彻底，像宣明会，跑到穷乡僻壤，不是扔下一袋粮食算数，他们帮手挖井、教学、医疗、耕植，直到村民自立为止。”☆

广田不出声。

“对不起，这个比喻也许不大适当。”

“不，许律师，你形容的很贴切。”

“广田，相聚短短片刻，我发觉你有成功因素，你对写作仍然热诚，你并无怨天尤人，你还有自信及自尊，我看好你。”

这时李合指着鞋盒问：“这些都是原稿？”

“对，”许方字答：“请文枢来一次，她一分钟可打一百二十多个字，客厅暂时权充办公室。”

李合答：“我马上叫他们送工具来。”

广田见绵绵已在吃苹果麦糊及蒸鱼饼，一放心，竟觉得累。

许律师说：“我先告辞，傍晚同你联络。”

广田回到房间，坐在床沿，忽然魂离肉身，累极入睡。

即使醒来知是个梦，那么，也算做过好梦。

她不知睡了多久。

潜意识知道小客厅里的人并没有走。

他们正为她忙碌工作，帮她扶入正轨。

薪水由神秘恩人支付。

那会是谁？

像无故得到一大笔遗产，不知那长者亲人的身份姓名。

广田因腹如雷鸣才醒来。

鼻端闻到香味。

起床已看到床头放着干净法兰绒床单及枕头套预备替她更换，地板茶几抹亮，一室青柠檬空气清新剂。



她走到房间想客厅看去，只见客厅读了一个少女，正在全神贯注打字，保姆喂绵绵喝果汁，一边教她认A到Z，李合与人在电话轻轻对答，厨房有腊肠饭香味。

女佣见她起来，连忙盛一碗清鸡汤给她，再加一杯西洋参茶。

广田想，这些王兵天将，到底从什么地方来？

李合防下电话，笑说：“我们肚子饿，已经先吃过了。”

广田只见客厅重新布置过，添了小小办公室，文仪电器用品统统齐全，兼灯火通明。

卫生间已洗刷干净，一大叠松软新毛巾，肥皂沐浴露全是她喜欢的牌子及柠檬香味。

广田不出声。

还有什么话说？

她再到厨房去看，只见新鲜食物堆满一桌，还来不及收拾，但是墙壁底锌盘已全部洗过，更添了许多幼儿食品。

广田默默喝汤。

天无绝人之路，连亲生父母都不理她这烂摊档，现在由一队陌生人来齐心合力处理得妥妥当当。

谁是幕后功臣？如此财宏势厚！

那打字少女抬起头来，“广田吗，我是文枢，你这侦探历险故事写得精彩之绝，我一边打一边读，丝毫不觉得累。”

广田嚅嚅说：“过奖，字迹太潦草了。”

“不，很易读，这样奇趣作品未获发表，真是不可思议。”

广田不敢说“送都没人要。”

“听许姐说，她已与星云及银河两间出版社联络，争取最优惠条件，还有，请小说家江信恩写序。”

江信恩？金星日报主笔？眼高于顶，本市最著名作家江某？

广田放下参茶，惊疑地说：“我——不认识江信恩。”

谁知文枢笑笑，“我们认识他。”

“可以吗？”

李合笑问：“为什么不可以？”

广田呜一声。

这班手足神通广大。



绵绵走近妈妈身边,广田发觉她已换上簇新合身衣裤,头发拢起,梳一条辫子。

保姆笑说:“绵绵象洋娃娃般可爱。”

广田心酸,扭转面孔。

文枢说:“许姐说接你出去理发及做按摩。”

“不用不用。”广田双手乱摇。

“许姐说,一个人的外表很重要。”

广田忽然笑出来,忽然之间,她这样受关注了。

有人敲门,司机来问:“王小姐准备好没有?”

广田双手紧紧抱着绵绵,愣愣地。

保姆说:“我们也一起跟去玩。”

母子一起上车,到了美容院,服务员迎出来。

发型师说:“我帮你把发脚修整齐,染一染,你在家可以夹起轻松地做事。”

“脸上有斑,黄气甚重,来,打磨一下。”

“指甲很久没修,不是问题,请过来这边。”

“来,宝宝到这边,一边玩耍一边看卡通,一边看妈妈打扮。”

两个小时之后,广田对牢镜子发呆。

那分别是极细微的,镜中人仍是她王广田,不过整个人光洁美观,精神奕奕。

发型师替她戴一副假钻石耳环,“不需要其它首饰。”

崩了的指甲修好再也看不出痕迹,手心的厚茧全部磨清,浑身一轻。

连绵绵的头发都修理过,她正在吃冰激凌。

回家途中,广田同自己说:否极泰来。

她当然愿意靠的是自己,不是靠恩人,但是有肩膀可靠,还要挑剔?

走近门口,她忽然抬起头来。

李合已经下班,文枢却仍在工作。

广田说:“当心你的眼睛——”

文枢笑笑接下去:“早就毁了。”

广田也笑。

“你放心,我不过做头三章,其余的,拿到公司去十余个同事一起做,你来校对,这三章明早十时,我们要送到出版社。”



广田坐到文枢对面。

“顺姐已下班，明早再来，煮了皮蛋瘦肉粥当消夜大家吃”

文枢揉揉双眼，取出冰冻啤酒，喝一口。

广田一看稿件，吓一跳。“英文？”

“一份中，一份英，你看看我译得可及格。”

“喏，”广田抬起头来，“为什么译英文？”

这是意外中意外。

文枢一怔，“理所当然，中英文一起出版，或一先一后。”

“本市百分之五就是居民是华人，可是英文报章销路甚佳，这是一项尝试，总得打开时常，否则，销路再好，不过十万八万，还有，畅销书上午出版，下午过了边界就盗版翻印，怎样控制？”

广田看着文枢，“你年纪轻轻，对本行却好不熟悉。”

文枢微笑，“我刚替大安银行做了年报，对出版业有三分了解。”

原来如此。

“书中绵绵一角十分鲜活，我们会找一组年轻的翻译来做，保证你满意。”

广田说：“你也要收工了吧。”

“是，明天见。”

这时，保姆富嫂也出来说：“绵绵已经熟睡，”她与广田商量，“绵绵牙齿长得比较缓慢，我想明日同她去看医生。”

广田茫然，是吗，她都无暇注意。

“以后绵绵事物中需要增加些蔬果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广田忙不迭点头。

“请把绵绵注射各种防疫针的记录交给我。”

广田立刻去房内找出来。

“啊，王小姐，第二号混合针到期了，我们得立刻行动。”

“是。”广田一额头汗。

2

富嫂与文枢一起离去。

广田校对到接近天亮。

她伏在新书桌上睡着。